

微小说

窑湾德爷

刘向阳

德爷日沾晨露,夜沐月色,把窑湾老街打扫得清清爽爽,干干净净。

那天,有人走路左摇右摆,遗下两枚“暗器”,伤了一老一少。德爷抄起扫把边追边喊:“美女留步,请把香蕉皮丢到垃圾箱里!”

那人扭头,也斜着眼:“谁美女?你才美女。”原来是个蓄胡须、喉结鼓凸的男子!

愣怔间,德爷放下扫把,笑道:“帅哥,莫乱丢垃圾咯。老黄中了你的招,摔得不轻,小敏胳膊也出了血。”

“关我屁事!”男子横眉鼓眼,一脸与他无关的神态。

“你——”德爷好气恼。

男子昂首离去,刚迈开步就跌了个四脚朝天,章鱼般趴在地上。德爷趁其不注意,把香蕉皮扔他脚后跟了。在街坊邻里的指责嘲笑中,男子摸着疼痛的屁股,悻悻地溜掉。

到了傍晚,华灯璀璨,夜市伊始,游人如织。德爷吃罢面条,披上红马甲,推着斗车沿街清扫,一趟趟地运往垃圾中转站。窑湾是德爷的责任区,风里来,雨里去,认识的人多,不时跟人打招呼。遇到一个带小孩的女人,德爷认出她是以前的房东,就大声问好。女人左手掩嘴,右手拽着小孩逃得飞快。小孩也许被抓痛了胳膊,呜呜直哭,女人就唬他:“哭什么?你如果不努力读书,将来跟他一样扫大街,有出息。”

这话像一把尖刀,扎得德爷心痛,便叹息一声,继续清扫。德爷咋就没出息呢?父母都是工人,德爷根正苗红,前途一片光明,羡慕煞人了。高中毕业后招工进厂,身着工作服,按月领工资,福利待遇好。后来结婚成家,育有一双儿女,一切顺风顺水,生活无限美好。孰料风云突变,德爷失业,妻子也跑了。跌落人生低谷,德爷没有屈服,上工地搬砖头,到码头扛麻袋,跑市场贩蔬菜,后来成了一名环卫工。从望衡亭到潭宝汽车站,他熟悉窑湾的每一块砖、每一棵树,曾把中转站的垃圾翻个底朝天,为外地游客找回丢失的钻戒……

如今德爷的女儿女婿在株洲做生意,小家庭和和美美;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,德爷陪孙子读书,日子也很充实。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,换来了家庭的幸福,德爷觉得也值了。

一路走走停停,德爷手中的扫把变轻了,脸庞舒展,褶子里漾着笑意——一想到乖巧可爱的孙子,他的心里就比灌了蜜还甜。孙子读小学五年级,在家就给德爷端茶、捶背,特别孝顺懂事。德爷答应了孙子,放了暑假就带他去长沙逛海底世界。孙子可高兴了,做梦都盼着放假呢。

经过一家水果店,墙上挂钟指向晚十点整,可以下班了,德爷总算松弛下来。他踱到街尾,瞥见某银行自助服务区,倏忽想起两天后孙子放假,他要兑现承诺,带孙子去长沙。他摸了摸裤兜,塑料袋包裹着银行卡硬硬的还在,便迈上台阶,向银行服务区走去。

德爷正要推开第一个ATM(自动取款机)防护舱的门,瞅见有人攥着一沓银行卡走来,就赶紧避开。他从早到晚劳累了十多个小时,衣服湿了又干,身上气味难闻,“熏”死人了。那人蒙着脸,警惕地睨了一眼德爷,德爷挺兴趣,立马退下台阶,坐到车把上。那人鬼鬼祟祟,东张西望,很快钻进了ATM防护舱。

德爷站起来,踮起脚尖看过去,ATM防护舱里手机闪亮,像在拍照。“这么晚了,他一次拿这么多银行卡,一张一张地操作,还用手机照相,会不会……”德爷感觉很纳闷,蓦地想到派出所民警来社区宣讲的反诈知识,心里顿时紧张起来;他口干舌燥,想要咳嗽,又怕惊动那人,便捂住嘴巴悄悄离开。

次日九点多钟,德爷挥动扫把经过银行服务区,几名工作人员正在议论:“昨晚有个犯罪嫌疑人欲取现转移涉诈资金,被派出所民警逮个正着,查获银行卡十多张,为群众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。”“警察咋就来得那么快呢?”“有人举报呗。”

德爷听后露出一丝微笑,低着头推车前行,阳光下的影子又长又直……



游客漫步湘潭窑湾历史文化街区。

(资料照片)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行 摄

石灵桥畔是乡愁

姜卓



AI生成简笔画。

湘中烟雨绵绵,雾锁平川。湘潭人的乡情,总绕不开房前屋后的河与桥。

在我外婆家门前,有一条自西向东缓缓流淌的靳江河,乡亲们也叫它“烧汤河”,一句土话传遍十里河岸,倍感亲切。河上,静静地矗立着一座百年古桥——石灵桥。从我记事起,它就像一位忠厚的老者,守望着两岸袅袅炊烟,封存一段段时光往事,成了我心底铭心的故土印记。

儿时,常常听村里老人说,此桥原名叫湘宁桥。据记载,清乾隆年间,山洪冲垮了旧桥,北岸宁乡的财主黄庭英捐银重修,建三孔石桥并更名“石灵桥”。到了光绪年间,河道渐渐南移,湘潭的乡亲们自发筹资出力,在原三孔基础上添建两拱,于是建成五孔石桥。如此一来,一桥连着两县乡亲,一石藏着一脉温存。

石灵桥全长五十五米,桥面宽六米,是湘潭现存最完整的五孔古石拱桥。石桥临水而立,两岸乡亲往来如梭,祥和安宁。五孔拱身并排相连,静卧于宁静河面。夕阳时分,整桥倒映水中,弯拱连环,像五道弯弯的明月,清柔皎洁。

桥身以粗凿花岗岩堆砌,桥墩迎水处镌有蜈蚣图样,老一辈相传:“龙怕蜈蚣,以此永镇安流、庇佑两岸乡民。”石栏立柱上精雕些许南瓜、猴子和小鹿,猴子小鹿温婉灵动,栩栩如生,南瓜寓意硕果满家,藏着种地人满心期盼的奔头。在岁月的长河中,百年古桥饱经风霜,巍然如故,偶有几处栏杆被洪水冲毁,后辈们用水泥大致修补,留下两个“假南瓜”,但并不生硬违和,反而成了古桥独特的斑驳残痕。

每路人行至此,往往被它们的脱俗吸引,纷纷上前细心打量,再不禁触摸三五遍,心生欢喜;也有往返的乡亲驻足观桥,歇脚片刻,放下

肩上的重担,依靠在桥栏边吃喝补给,时而站立于桥面远眺,眼前是一片透亮的蓝天、洁白的云朵与一汪明净的流水,裹着草木清香的河风轻轻拂过脸颊,足以让乡亲们瞬间褪去半身疲惫。

昔日,桥东有一片低渚河洲,自然天成。洲上一座古朴的司王庙,每逢年节庙会,两岸乡亲们成群结队前来祭祀、唱戏。他们怀揣朴素真挚的心愿,祈福一年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;一曲经典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让戏台下座无虚席,锣鼓喧天,戏声悠扬萦绕河岸,一派热闹景象。后来,河洲日渐被河水淹没,戏台荡然无存,那份熙攘与欢庆,老人们谈及时感慨万千,仿佛历历在目。

石灵桥是湘潭与宁乡的界河桥,桥北属宁乡,桥南归湘潭,距今已有两百多年,两岸乡亲的情谊却从未隔阂。听长辈们说:“1979年,村里有一位叫周建良的阿姨过桥去走亲戚,巧遇桥北的李力耕大哥,两人结识后不久情投意合、喜结连理,石灵桥也就化身为此段姻缘的纽带,成了一对有缘人的红娘。”平日里,湘A、湘C车辆络绎不绝,宁乡乡亲过桥赶集抓药,我们也过桥务工串门,湘潭口里夹杂着宁乡调,谈笑间早已不分你我他。一水相隔,两岸人民同心相守,情谊深重。

儿时家里还没有空调,只有吊扇、台扇,一台风扇要供几个人使用。石灵桥下河滩,便是我们的消暑乐园。盛夏,临水人家的细伢子,回到家中书包都没放稳,便急匆匆一路奔向古桥,快到河滩时娴熟地甩去鞋子,却不关心落到何处。接着,他们肆无忌惮地在河里摸鱼捉虾、拾贝捡螺,再顺手放进塑料袋;时而钻进水中“扎猛子”,一时半会不冒出头来,从小练就水里憋气的本领。此外,“打水仗”也是夏天玩水的重

头戏,任意组队,互相朝向对方滋水、拍打水面,有的小孩趁机提桶跑到对方泼水,变着花样打水仗,手忙脚乱的,全无法章法。现场一片喧闹,欢声笑语不断,细伢子们玩得全身湿透,浑身是泥也不愿回家,似乎还没玩够……

傍晚时分,两岸临近石桥的乡邻早早吃过晚饭,家家户户抬着竹床、手摇棕扇,向桥面中央会合,有的乡亲躺上乘凉歇息,有的坐在靠椅上唠嗑家常,话柴米油盐,早就胜似一家人。花岗岩的桥面粗粝而沁凉,是大自然的馈赠之礼,晚风吹过一日劳作之躯,减压又解暑,乃是纳凉好去处。这时,耳边的蛙鸣虫叫声此起彼伏,好似吟唱一首生灵之歌,响彻了桥的两岸与河面,用独有的方式表达生命的美好。夜逐渐深了,皓月当空,温柔地照亮每一位归家人。

2011年,春风漫过山野,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有序开展,石灵桥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两岸乡亲一代代人的心愿终于达成,立碑竖文、设立界石界桩等举措,样样不少。

百年古桥,历经风雨。2017年,特大洪水致使古桥几近损毁,修缮问题一度成为两岸乡亲关心的头等大事。经当地各级政府申报与筹备,2019年正式启动省级文物抢修工程,重点对桥身、护栏、桥墩、桥面等进行系统性修护。近些年,乡村振兴的春风吹拂靳江河两岸。河水悠悠流淌,两岸着力打造美丽屋场,旧日乡野慢慢蜕变成一处处望得见流水、留得住乡愁和美家园。

而今步入中年,每当周末回乡下外婆家,我总会来到石灵桥。站在桥头,河水涓涓,古桥雄峙,见证着家乡万象更新。石灵桥,蕴藏着两岸人民的情与义,守护着一方故土的兴与盛,不离不弃,相伴永远。

作家写作家

最早,从报刊上知道了覃柏林的大名,直到2004年1月,受命于中国作协,去湖南临澧祝贺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,终于见到了他。应他之邀,浏览了即将出版的《覃柏林文集》,写了一段话,急就章而已。渐渐地,和这位相貌淳朴、身处基层的作家熟稔起来。

写作上,人皆称之“拼命三郎”,这从他丰沛的创作实绩便不难推断。一眼看去便感受到的,是这兄长铭刻于额头、积淀于眼神里的沧桑。这是一位久经生活磨难,家境艰辛,却“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写作者,如今,广袤的大地上,这样的作家何其多哉。待听他讲起自己青年失业、中年丧妻、老来丧女,人生的惨状便更令我大为震撼。他由情感而蕴积的文学之云便由此而升腾起来了吗?心想,“文章憎命达”,如此的遭际与阅历,或正如古人所说,恰是“诗家之幸”。他也恰是一个富有诗意和想象力的“诗家”——东方式审美的感悟与哲思,直面着滚

滚红尘芸芸众生的悲欢,也唤醒了创作个性的呈现。由此呈现的“人民性”的底色和独特性的表达,就成为他创作的根基,他也绝不固步自封。他的文字扎根湖湘故土,目光又放眼文史长河。二十岁时初登《诗刊》《人民文学》,以清新小诗打动读者;中年后拓宽笔墨疆域,以诗歌、辞赋、散文特写、传记、戏剧、曲艺、乡土杂文十八般武艺上阵,打下了自己的文学天地。及至暮年,这位作家又将深挖楚地先贤的长篇史传——《赋圣宋玉传》《忠孝明鸣传》奉献于我们面前。他的一生,如躬耕于垄亩的农人,春秋代序,为文学而劳作不息。据我所知,许多前辈作家如臧克家、贺敬之、魏巍、丁玲、秦牧等,读其文感其诚,或都留下过勉励,盛赞他扎根乡土、笔耕勤勉。面对满堂盛誉,他并不骄矜,总说岂敢岂敢,继续奉献不懈的努力。

屈指算来,覃柏林七十岁时,整合半生零散文稿,推出首部系统文集,将半生心血妥帖留存;迈入八秩之年,旁人大多封笔休养,含饴弄孙,他依旧诗心滚烫,修订旧作,再发新枝。可谓半生风雨,一身清贫,唯独藏书万卷、文稿盈箱;历经人世起落,却始终向着文学山海,步步跋涉。尤为难得的是,在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种种困惑中,他坚定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探胜求宝,孜孜汲取,从旧体诗词到乡土小调,无不涉猎,信手拈来,意趣横生。无论是文化理念的执着还是创作实践的努力,都为当下文学的发展,提供了启示。

太史公曰:自古富贵而名磨灭者,不可胜记,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我观覃柏林先生,或亦可称非常之人乎?万千文字于后世,想见其近七十年日伏案青灯独守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沉浸,闪现人生的辛苦遭逢中,仍手不释卷,苦读冥思的身影。而其稍得温饱,便如徐霞客一般,“以性灵游,以驱命游”,足迹遍及祖国山河,壮阔了视野,激荡了文思。面对如此悲壮的文学生人生,钦佩之情岂能不油然而生!又想起古人之叹,赞其亦非常之人,或不为过。

(作者系著名作家,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。覃柏林系湖南省作协会员)

诗心滚烫覃柏林

陈建功

虫声报早秋

林成凯

忽然想起一个词来:促织。促织就是蟋蟀,古人给它起这个名字,是说它的叫声像是在催促妇人织布。秋凉了,冬衣还没做好,得赶紧织。《古诗十九首》里有“明月皎夜光,促织鸣东壁”的句子,说的便是这回事。月光晃晃的,促织在东墙下叫着,一声一声,催得人心慌。不过我想,现在的人大约不会有这种感觉了。衣服都是买的,谁还织布呢?促织只管叫它的,人只管睡自己的。那份古老的焦虑,只在诗句里还留着一点淡淡的影子。

还有一种虫,我们那里叫“纺织娘”,叫声像是纺车在转,很细,很长,深夜听来格外清晰。夏夜这种虫最活跃,到了初秋便少了,偶尔还在叫的,声音也慢了下来,有气无力的,像是纺了大半夜的妇人累了,纺车转得慢了。

秋虫的声音,和夏虫不同。夏虫是闹的,秋虫是静的,你听它叫得越欢,四周便越显得安静。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“蝉噪林逾静,鸟

鸣山更幽”的境界吧。满耳的虫声里,反而听出了天地间一种更大的寂静来。

这些虫声,白天是听不见的。白天有车声,人声,各种嘈杂的声音,把它们淹没了。只有到了夜里,万籁俱寂了,它们才浮出来。有时候我在想,这些虫鸣叫了一整个夏天,我们听见的又有多少呢?大部分时候,我们都是匆匆地走过,耳朵里塞满了别的声音。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才能听见它们。原来最好的东西,一直都在那里,只是我们没有听见罢了。

前几日下了场小雨,气温又降了些。虫声似乎稀了些,不知是我的错觉,还是它们真的在一夜之间少了。天越来越凉了,等到深秋,这些虫声便会消失,代之以萧萧的风声。但还早,现在还是初秋,虫声正好。

今晚又坐在窗前听了许久。虫声从四面八方涌来,清清凉凉的,洗得人心里的燥气都没有了。这样的夜晚,是值得好好睡一觉的。